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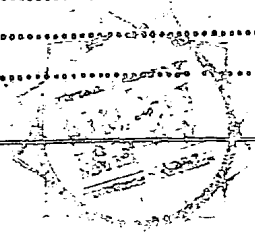
FEB 1 1956 810.5  
1824

# 藝文名典

刊 旬  
號 刊 創

社 址  
號五里萊蓬路華中市南海上

創刊號目錄	
從這應雜的文壇說到我們這刊物.....	葉子
吹聲.....	雪洞
復活.....	巴比塞作 之譯
夢裏的掙扎.....	陳企鵬
前夜(詩).....	陳亢學
我是一隻小羊「小詩」.....	萍生
瘋了的人.....	李梨
姊妹.....	廖馬良
編後.....	編輯室
朋友信箱.....	編輯室
本社章程「重訂」	



## 從這龐雜的文壇說到我們這刊物

葉 子

這是一個文壇大混戰的前夜！

自從五四運動掀動了這整個文壇的浪潮，連滾帶爬的猛進到今日。十餘年來政治狀態的混亂，反映到文壇步法的龐雜，已經成了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在這龐雜的一團裏面，有的已經跑到了時代十萬八千里路的前面，而抓不住時代的核心。有的還在十六世紀的社會裏呻吟，而不肯放棄舊的骸骨。守在象牙之塔裏的作家，高唱着唯美主義；民族主義的英雄，狂呼着熱血頭顱。頹廢者祇寫貧病交加；才子佳人祇沉醉於風花雪月。

這樣雜亂的一羣，通通在這混亂的文壇上佔了一大部份或一小部份的勢力，如同軍閥們瓜分着地盤一樣。各盡所能的用着千變萬化的花樣來吸取廣大的讀者去擁護他們。暗中在自己割有的一塊地盤裏，築起堅固的防壁，以避免外來勢力的侵入。招兵買馬，積草囤糧，都準備來一個更龐雜的混戰。誰勝了誰就握得這個文壇的霸權。

這一些亂花撩亂的把戲，這一個殺氣重重的文壇，已經把青年們的眼睛，擾亂得分不出青紅皂白了。

大多數都盲目地跟着這喊殺喝噓的聲音打磨旋！青年們有熱烈的情緒，勇敢堅毅的精神，都想在這烏烟瘴氣的陣綫中找着一條良好的出路。

文壇的防壁太堅固了，青年們衝撞不進！

有的，少數的，已經拜了門，成了宗派，開始踏進這混亂的文壇。但是多數的仍舊在彷徨，仍舊是感到永遠沒有歸宿的苦悶。

投稿到雜誌或報紙的副刊上去吧；多如石沉大海，連個水泡都沒有，稿子就被編輯先生裨進了字紙簍。書店的老闆，看見你是無名人就要頭痛三日；更不敢審察你的作品的內容。要求引入門牆吧，請你先三跪九叩首的叫幾聲『老頭子』稱幾聲『門生』，才許你當一個小嘍囉。有名作家的假面具，貓兒哭老鼠的慈悲；處處都刺痛了無名青年們的心坎！

然而這是文壇大混戰的前夜呀！無名的青年們不甘寂寞，都需要一個為自己為大眾而奮鬥的營陣！

因此去年十二月裏，我們這幾個百分之百的無名小卒，為着思想上性情上都沒有大不可的分歧，又同是一樣的沒有出路，便偶然的組

成了這麼一個『社』。大家都窮，暫時祇好借着這麼一本小冊子，來經常發表我們的鬱積。

這不是一個大大的集團，沒有門牆也沒有派別。祇是因爲大家都是『無名』所以叫牠個『無名社』。我們千萬分誠懇的同情於像我們這樣的無名朋友，歡迎加入到我們這社裏來。大家團結着，用自己的力量來開拓一條新的文藝之路。從這大混戰的溝夜裏，衝到時代的核心中去！

我們不需要頹廢的無病呻吟，更不需要才子佳人的風花雪月。不需要守在象牙之塔裏的藝術家，也不想做一個文壇上的英雄豪傑。我們唾棄舊的屍骸，同時也不自稱離群的描寫二九三三年的世界。

眼前這一個崩離的文壇，我們認定牠就在這大混戰裏太半將要遭到不可避免的毀滅。新的世界，完全是大眾的。大眾的內容，大眾的情緒，一直到大眾的技藝。

我們這幾個無名小卒們，不敢有絲毫的妄想。只要求能夠老老實實地舉住時代的輪子向前進。在時代的核心中把攆到一點偉大的題材



來作我們製作的資料。我們不夢想那偉大的混戰，來佔據這文壇的一個角兒；我們只求多

認識幾個無名的朋友，共同來開拓一條新的出路！

我們的心，比竹子的心還要虛。一直虛到連一個小小的節節都沒有。

現在，這個小刊物已經和親愛的朋友們見面了，這自然使我們欣幸。形式，就是這樣小小地一個二十面紙的旬刊，每月按次刊三本。內容絕對不涉及政治情形，祇登載屬於我們這一個範圍以內的作品，如：文藝的批判，論文，翻譯，創作小說，戲劇，詩歌，小品文，等項。編輯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注重作品，不重感情。誠懇的將這塊小小的園地，獻給廣大的無名作者！

來吧！親愛朋友們！我們團結起來，衝到時代的核心中去，開拓一條光明燦爛的出路！

這是一個文壇大混戰的前夜！

## 吠 聲 雲 匯

聽！犬又在吠了！

小勇剛的羣衆立刻都豎起耳朵來。他們的眼睛睜得圓圓的，卻並不在看甚麼；嘴唇無意識地張開；手，腳，掙倚的身軀，微偏的頭都陷入突然休止的狀態中。他們只是在聽，毫不覺得這些機能在不自然中的缺乏。他們很起真的在這個時

候，自己身上有一個可供驅使的靈魂，像鴿子似的飛到外面場上去，看看那裏到底有甚麼。如果在這些人裏面有一個是耳聾的，他必定可以看出這些同伴的內心正像一片狂瀾的大海，又在戰慄，信傷，興奮，激怒！

可怕的吠聲，像往常夜裏的一樣，一陣陣從外面透進來。這裏的顏色本來就很難看；潮濕腐臭的牆垣，縫隙似的天窗，鐵欄的門，空虛的屋子，沒有樓板遮蓋的樑上，懸着一縷縷的塵絲，都彷彿抖索似的在擺動。

徧徧又是一個寂寞的寒冷的夜，人們都無聲無嗅地隱藏了，彷彿將世界完全拋棄在這裏。只有風在枯枝上吹去吹來，很明晰的像老人骨骼折斷的聲音和痛苦的呻吟；引起這些不能睡眠的人們，在他們的身上經脈不住的緊張着，血液加速度的在亂流，心房沖沖的在狂跳。

聽吧，多聽一回悽慘的吠聲吧！來到鐵欄杆裏面，十有九是命運註定了的，他們要想多知道一點人世間的事情也是很難得的了。他們在心思盡絕的時候，自身和事業，過去和將來，一切都拋棄在昏迷忘記之中。驟然聽到這種聲音，雖說不免使他們痛苦些，可是他們又從

新明白過來：他們還是在人世中間，還是和人世有些關係。這時成千成百的囚犯都睜着眼睛，聽着吠聲，心中一盆熱血，眼中一團烈火，外面的人可能知道？

狗爲甚麼要吠呢？爲甚麼要這樣悽慘地狂吠呢？這裏每每聽到的黑夜吠聲，的確異乎尋常。這羣畜生莫是見着月光吧，莫是樹影驚了吧，若是這樣，它們的聲音必定是又急促，又疑懼，又明朗，又雄壯。莫是饑餓燒着它們吧，却聽不出哀求的，絕望的，沒氣力的呼聲。若說它們在鬥爭，它們並不咆哮，並不哼鼻子，並不切齒磨牙，並不龐雜地亂咬。這時候，這時候，的確迥然不同，無須仔細的來聽。起先，一兩聲尖銳的長號，隨着在遠處有回聲似的響應。不久就是一派沉痛的，低小的，遲緩的，感嘆的悲鳴，嗚咽咽咽。有時，彷彿見了些害怕的東西，陡然驚駭地發出一兩聲怪叫；有時又彷彿很近的坐在牆根的暗處，有許多冤苦似的低着頭在哭訴。它們也愛彈起琴上的哀絃，蕩漾顫動，使人牙酸，使人淚落。又不知道有多少抑鬱填滿了它們的胸中，這樣氣息難通，很痛苦的，一抽一提的在呢噓。這時外面是分外的沉寂，連風也不在息索作響

了。只有這監獄裏面的人們，因為菲薄的被褥裏面尋不到深沉甜蜜的夢，都這樣一聲一聲的聽得真真切切。這是多麼悽慘！多麼可怕，費疑猜的悲鳴！比人聲還要沉痛的獸語！

被神權統治的人們，對於這種非常的現象，總有玄妙的唯心的解釋。他們說，犬的眼睛在黑夜更是光明，可以看見一切；而且世上既有人就有鬼，有物體就有陰影，有實質就有空虛，有現象就有預兆。這裏的吠聲是因為犬在夜裏，不是見了什麼孔魄和生魂，定是發現一些明早流血慘象的徵兆。誰也斷定這樣見解是荒謬絕倫。但我們了解科學的人又怎樣來解釋這種現象呢？這或許是偶然的現象吧，犬在深夜感覺到淒涼荒冷，怕有賊來，因此和鄰近的同類互相呼應。但是為甚麼吠聲這樣悽慘呢？它們一定是受了寒冷和飢餓的脅迫，或者是沒有居處。但是為甚麼犬並不夜夜都叫，而是在刑場將執行鎗決或梟首的前夜才叫呢？一定要說這是偶然的現象，不是有些勉強嗎？可憐關在監獄裏面的人們因此悟到今晚犬吠明早殺人的經驗了。這種經驗自然是在犬不吠的夜裏得出來的。如果，儘管天天犬吠，而不一定天天

殺人；或是儘管天天殺人，而犬或吠或不吠；那就很明顯的犬吠和殺人是沒甚麼關係，而這種經驗也無由發生。本來夜中犬吠是很平常的事，唯有今晚犬吠明早必定殺人，和明早不殺人今晚犬也不吠的現象，才真是希罕！

人們對於這種怪象，雖沒有能夠解釋的理由，但經過屢次試驗。總是歷歷不爽，他們自不能不相信；因此監獄的空氣裏面，恐怖的因子和吠聲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而且連監獄外面也很迅速地傳遍了。有時，附近的居民，偶爾從夢中驚醒起來，聽到這種悲切的吠聲，總是不期然的說道：「唉，明日的早晨！」

政敏初到這裏來的時候，同伴將這點經驗告訴了他，他不但在起初未曾相信，而且很是不以為意的。但是到了後來，他一次一次的聽到驚心的夜吠，一次一次見着一羣虎狼從大門外圍進來，燈火大亮，一個一個的姓名喊着，一個一個的號碼查着。隱息間；三個五個頭髮很長鬍鬚很長面色像鉛白的囚犯，一串一串地拖擁出去了。不久只聽得外面一陣斷續的槍聲，過後是一點動靜也沒有。依舊是夜的沉澁，依舊是低微的風聲，依舊是鐵門，

暗室和遊廊上一盞微弱的慘綠的燈。因此政敏在心中生了無限的思潮，無數的驚愕，也不知道這是真是夢。每天到了夜裏，他學會和同房間的朋友握手道晚安，脫衣去安息。如果晚聲到這裏來起了聲響，他又隨着這些朋友們坐起來，檢視自己身上的衣裳，重新握一握手的相對的苦笑一會。自然各人的命運是不能預先知道的，到別個世界去旅行，也不知道誰比誰先去。這些偶然的聚會是在人間最末後的因緣，而是值得珍重的。雖說不必有甚麼纏綿悱惻的別辭，但也應該含笑的仔細的相親一會。來吧，免得臨時的倉促！

政敏自然很是明白：在人間和親近者離別千里萬里，見不到他的面貌，聽不到他的聲音，縱然十年八年的怨望和相思，但總沒有這樣傷心可怕。奇怪的離別並不要形體的分開；只要你的親近者一時倒在血泊裏面，成了一堆屍骸，不但從此你再不能和他說字句話，而且他的形像也不像方纔。從此使你不敢親近他，使你想起方纔和他有說有笑的情形，還要生出許多悲傷和恐怖。

政敏從小就見慣了鑊鏡和砍

刀，像在白布上一樣的漸次加緊，永不消滅。他知道：過去鑊鏡時犯人是綁在木椿上，毛巾遮了眼睛，一聲鑊響，毛巾變紅，頭向下墜。砍頭是犯人跪着，上身無衣，刀從腦後飛來，頭顱滾落，像燈泡炸裂似的響一聲，頸裏有一線熱血冒出三五寸高，屍身倒下，血才像花瓶裏的水，滔滔的流在地上。記得許多白髮老者說過，他們看殺雞鴨也沒看過這樣多。皇帝時代殺一個人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是一個人，一條偉大的生命。那時如果要殺人，必須有申請的詳文，由縣到府，由府到省，由省到京，由京批准再回到執行的地方。即使沒有周折，順利的程序也要幾個月的光陰，才得成一回事實。因此那時殺人是很希罕，不但在人世間是很希罕，而且連天上也認為重要的。據這老人說：殺人的時候，天必定要陰暗一閃，太陽也不敢在上面正視的。但現在就不同了，太陽也變成一副硬心腸，殺誰也好，鑊斃也好，它只是泰然的從東到西走它的道路。

政敏不敢再往下想。他恨自己不能夠像一片湖蹟，立刻跳到岩石上去，立刻化成散珠，化成細雨。有多少熟識的朋友從他眼前走出去了。他總希望再見不到他們是因為

他們都走上了生路，恢復了從前的活動自由，又在努力新事業。但事實卻不許他的心是這樣圓滿的想。他覺得這是可憐的，自己明知道，還想自己騙自己。這裏五個同房間的人，比他或先或後的到這裏來，和他復親密復同情的相慰勵相激勵。他對他們生了無窮的喜愛，生了無窮的希望，實在不能夠和他們分離。但是今夜又在吠了，如果不幸這裏個人中有一個被劊子手生生地拖出去，也在一陣槍聲中消滅了。政敏又要很久很久在黑暗中看見這個不幸者的動作，聽得他的聲音，感覺到他的空虛。後來填補位置的人總是形態不同，總是新生，更使政敏掙扎在想要遺忘而不能遺忘的悲痛裏面。

更有使他不能忘記的，和他同着命運的李曼英。幾十間小房間的隔別，已經消息不知的兩個多星期了。想必她現在的模樣已經和先前不同了。豐滿橢圓的面必定消瘦了許多；玫瑰的顏色必定變成無光的蒼白。但是有理智的她，一定很鎮靜的，在智慧的眼睛裏面決不會燃燒着瘋狂的失主持的火燄，也不會表現呆笨的失神的靜默的病態，而必定仍然是偉大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在那裏發揮她的人格。她或許還繼

續在計算未曾做了的心事，在安排得到自由以後的進路。政敏自問，曼英是他的愛情的偶像，還是事業上的崇敬者呢？他這時從肺的深處吐出一口惡氣來。他想到爲了這番改造世界的偉業，多少有才能有智慧有毅力的青年，在這標天沃壤中犧牲了；豈只他的李曼英一個！過去他和曼英的一切，又重新的浮上他的腦中像聚幕一般的演映：

他記得那時衝了回到故鄉來的使命，帶了行裝，上了輪船。這個英俊的可愛的年輕姑娘已經和一個他熟識的朋友早坐在船裏。經過個朋友介紹和說明，政敏才知道這次旅行並不孤單，光明的路上有很好的伴侶。這個朋友在臨走的時候，握着他與曼英的手說道：「曼英，政敏，你們是一同到戰線上去的人，敬祝你們勝利和勞力！」

路上，在軋軋的輪聲，嘈嘈的話聲裏面，他們兩個談到一切：過去的歷史，過去的生活；未來的事業，和這次回鄉的計劃。他們的言辭隨着頭上的白雲腳下的波浪一樣的無依歎。他們想說是朋友，口上有許多不便；想說是姐弟，面貌不相似，語言更是不同；只好算作夫婦吧。但是他們訂好過去的結婚日期，應盡在案處，當腔人歸時，

穿的甚麼衣裳，有多少賀客……  
爲甚麼沒有結婚戒指呢？因爲要回家，戒指換作盤纏了。結婚照片有嗎？有的，可是最後的一張都被朋友拿去了，重洗沒有等得及……

他對曼英說：「人生原是這樣滑稽？」曼英倚着鐵欄，靜悄悄的沒有回話。岸原的碧綠，一層一層的淺淡和遠天相混和。江水在流，帆影在動，政敏在這個新交的伴侶身上，很迅速的發現了有涵養的精神，有經驗的幹才，他是高分的欽佩。這時和她相倚的立在船欄邊，話聲稀歇，望了江風吹起她的髮邊的長髮，不知道爲甚麼他心中要撲撲通通地跳。

到旅館的第一夜，有人來盤查，他大胆地說了他們是夫妻。人去了，他臉上紅紅地望着曼英：「你看，我從來沒說過這種話，多麼勉強！」

曼英含笑地說：「還好」。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睡地板！」

「這那能夠！你不怕窗外有人偷看麼？天下沒這樣的夫妻。同到床上睡也沒甚麼，只要你規矩些……」

這時政敏的確沒有想到別的，尤其他的願望。雖不是甚麼舊思想

束縛了他，但他也沒有認爲恐怖中的生命只是須臾，而有些放逸的情緒。只因爲鬥爭之曲已經在最高絃上彈着緊張的聲調，使他全身都浸在尖銳的波動中而忘記了人生的一切。

早上睡眼矇矓地醒來，曼英已經坐起在穿衣，他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姐！」

「敏，你醒來了，起吧！」這時的曼英是分外的高興。蓬鬆的髮，惺忪的面，白的手，媚的眼，敏悵然在想：真的只有在夢中和畫中才看見仙子嗎？曼英低聲的對他說：「敏，我希望你永遠只十五歲，永遠是天眞，永遠在我身邊做個小弟弟。」

不久，因別的關係兩人分開了。曼英是時常來幫助他，糾正他許多感情的偏欹，代他籌畫一些力難勝任的事情，替他寫作。時間晏了，也在他這裏過夜。她允許將來有暇，隨他去親愛他的母親，因爲她從小就無親無屬。自從旅館第一夜之後，她表現一天一天的契重敏。不斷地鼓勵他，安慰他。有一次敏突然捧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臉上，悵悵地說：「姐，我覺得在心中有種尋不出原由的煩悶！」曼英撫着他的頭，調侃似的說：「我抱你



在樓中睡一會，好麼？」好多人都在旁邊哈哈的笑。

現在，現在，犬又在吠了，凄切的聲音，凄切的心情！幾多數次他怕從惡奴的口中唱出陳政敏，更怕有陳政敏而又有李曼英的名字。他真不願意死，假使輪到了他的身上，他沒有話說。他總希望他和曼英兩個人都不死；至多祇能死一個，留一個，便多留一份力量在人間。

但是叫他如何想呢？吠聲是這樣有神秘性的。這裏一切人都要一個一個被它捲了去的。都要睡在血泊裏，都要變成不敢親近的屍骸。他現在就睡在這些可怕的屍骸當中，或者他自己也是血人，也是屍骸，自己也可怕。尤其是他的曼英，也要失去她的眼睛，她的顏色，她的聲音，她的一切，也變成一個可怕的屍骸，變成他不敢親近的愛者。這還能夠想嗎？這還能夠容受嗎？政敏身上彷彿來了一陣熱帶的風，又來了一陣北極的冰。不使他失知覺的痛苦在他身上變成一隻螞蟻，四處亂鑽，四處亂竄。太陽穴上搏動的筋，像火車頭似的轟隆轟隆，想將他拖到軌道上去碾成粉碎。他的眼睛從黑暗裏看見一個留聲機的蠟盤正在旋轉。那裏面是犬的吠聲，那裏面有一個人影，一個有長頭

髮圓眼珠的人影，還向他悽慘地笑着。

他毫不自覺地坐起來，一層層厚密的網緊緊地籠罩着他。他很迷糊的，兩隻手在掙持，兩隻腳在找光明；呼吸一步一步短促起來，氣力已經耗竭。吠聲的魔鬼還在狂狂地激蕩他。因此一句在他腦經中喉管中醞釀了許久的話，現在已經關不住了，突然從他口中衝出來：

「呀！我害怕！」

吠聲漸漸的稀，漸漸的遠，而終於靜止了。風也低微，燈光欲絕，夜的寂寥，經過一陣喧囂之後，陰陰地又濃厚起來，厭住了恐怖的空氣。軟由同房的人輕聲撫慰，一種痛哭後的疲勞使他在昏迷中自失了。

不知道在甚麼時候，他覺得耳邊有人在叫他，猛然張開眼睛，只見燈火大明，許多兵士擁在門外，正在開門上的鎖。有一個兵士觀看：「陳政敏是那個？起來！」

敏經過幾秒鐘的驚愕才恢復了知覺。他明白了一切：這次犬吠是在弔唁他，過一歇功夫躺在血泊裏面成為可怕的屍骸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悲傷嗎？想畏縮不去嗎？還希望絕處逢生嗎？可憐他，沒有聚精會神的力量了，不會思索的

了，久已懶散隨便的了。一生不過一次性命犧牲，逃不脫不如早。走上刑場去，不能夠慌張，心中還應有在人間最後的驕傲。不過有一種酸冷的東西，直從他身上溜到脚尖使他有些難過。誰說年輕的可以僥倖得人的憐恤，而不會遭毒刑的呢？

「政敏，勇敢些！你有光明的歷史！」

政敏含笑的受了朋友的送別辭，隨着兵士們並不同首的前走。外面瑟瑟地寒，他抬起頭來尋找犬吠的地方。天空疏朗，東方已在發青，快見曙光了。敏冷然在想：「啊，真的時候到了！」

走到刑臺上，陡然在兵士圍繞的空隙中，看見他的曼英；這是何等的驚訝！他雖知道曼英一定不可避免的要和他同死，但他總覺得這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在他們倆中間，竟一個也留不了。他很失望的，垂頭喪氣的向前走。曼英的面色並沒有憔悴，還是和從前的一樣的精神，明媚的眼睛正熱烈的嚴重的對他望着。他這時破碎的心靈已不能夠顧及到一切了，只曉得前面是他所最傷疼的人，他悲憤，他的眼睛發出火來。兩個人貼緊的被兵們押着，曼英沒有說什麼。

這時兵士的脚步，森嚴的空氣，驚訝的目光都在政敏的眼簾中閃動。有一個狡猾的兵目，趁着這沉靜的空氣中，附近他的耳邊，低聲的說道：

「好腳色！你們真是死得光明，佩服得很！我有心想幫助你一下，不知你有什麼人，可以告訴我通個信去叫他來料理你的後事麼？」

政敏聽了這幾句話，不免惹起了內心的傷悲。決不料自己這樣年輕，人世已不許他再留戀了。他立刻想到了他的母親，口中吞吐的說：

「我沒有什麼人在心上，只除了我的母親，她……」

「嗤！敏弟，我們走呀！這個時候，你還囉囉些甚麼？」

政敏靜默地點點頭，臉上泛起一點最後的紅，任兵士們推攆着前進。

他知道從今以後，寂寞的夜，恐怖的吠聲，黑暗的監牢都隨着他，和曼英的熱血，他和曼英的生命一齊消滅。陽光在望，他們將這光明的世界贈給了未來的人們……

十三，一，三三。

## 復活

巴比塞 作

一 之 譯

一看到這間客堂的時候，便本能地閃想到那舊時的形相，牠那些過了時的傢具，牠那些似乎還新的裝飾品，牠那些古舊的平淡的色彩，湊成了一種和往日十分相像的模樣。

在客堂的中心有一張桃花心木的獨腳圓桌，桌上一張方的桌毯，上面立着一盞圓筒式的燈，從牠那硬紙燈罩裏滲出淡漠的幽暗的光來。這種微弱的光線，照着那地球儀下擺着的那座鐘的永不變動的的面孔，照着那壁爐台上不大順眼的青色毛絨絨毯，照着那緊靠着豔紅色壁幔擺着的一列太師椅子上的坐墊，而且幽暗地顯出那織有絨花的青色地毯。

坐在椅子裏的那位老先生低聲地向那從圓桌另一方向他傾斜着的老太婆說道：

——我們的報紙裏有些甚麼事情呢？

——等一等！那位老太婆唱讚美詩似地說，等一等……

他們要換起座位來，她換一個好唸報的位置，他便換一個好聽清白的地位。他十分小心地把自己裹着在他那柔軟而肅靜的襯衣裏

面，從那些亂皺皺的褶痕上面露出他那衰老的頭來，那雙頭簡直老得使人猜不出他在往日是否當過軍人，藝術家，或者僱員。

她拉動了她的椅子，她的絲質長衣發着枯葉的細聲；然後她把報紙靠近她的面孔，靠近到使她的面孔被一種反光映成了蒼白色，她的面相也在一種脆弱的紙上面顯劃出來，而且要直到有悲劇的和奇特的消息引起了變動的時候才有改變。

他們都是像莊重的小兒樣的誠實。他們甚麼都是有一定的，尤其那種固定的觀念和從他們那長期的頹唐生活中遺存下來的習慣。

從這種唸報的中間——這是他們每晚要完成的工作，她從八點唸到九點，他從九點到十點——他們並不關心那些新事件，並不知道從中間得到甚麼知識。他們所最懂得的還是那些意外事件，這些短短的可怕的悲劇，過於急速地敘述着使人看了要哭，敘述的次數過於繁多使人看了要好好地理想一陣，而且這些事件在過去和在將來都時常有的。

……她唸着……『入把牠從殘碎物件裏托出來。他的胸腫脹了……父母的慈愛是不可維繫的』

——不幸的人啊！他靜靜地茫然地發言道。……他有多大年紀了？

她細心地在那些有點跳動的句子裏面尋找：

——並沒有說及……啊！說及了！……二十歲……『讓利麥，犧牲者，年二十歲而且已定了婚。』

——二十歲嗎！那麼，這完全和如立揚一樣的，是不是？……

沉默了一個時候，在這個時候中間，他們在他們所認識的那一大羣死者中間想出他們青年時期那個遠遠的少年朋友來了。

——有多少年載了？老人問道，他的額上顯着在思索的樣子。

——如立揚嗎？有四十年了，她說。

——啊！他答。

又重行沉默了……後來那兩片嘴唇已動了好久的那位老太婆的聲音，顫抖地響起來了。

——如立揚！如立揚！她叫。

那位小老頭兒小小地一驚，因為她說這句話時用了從來沒有過的一種聲調。

——爲甚麼你叫他？他問，他微微地覺得自己有點吃驚，所以有點不安。

她已讓報紙落到桌上，報紙上

放着她那雙有着枯木樣的手腕的發亮的手，而且向前面凝視着。她的聲音保持着鎮靜和純潔，然而，她却說道：

——聽我說，現在我很可以向你說了……如立揚……我愛他，而他也愛我。

——你說的甚麼？你，他？……我呢？

她始終向黑暗中凝視着，好像一個夢裏人樣的。

——我愛你，以前，以後，差不多永遠。可是有一次，我愛過他；在他死以前不久。

他輕輕地嘆了口氣：

——啊！……

他慢慢地從這種意外的新聞所擾動的惶惑情況中恢復轉來的時候，端詳着那張永恆放在他的對面的面孔，這張他曾切近地凝視着的面孔，實在就是他自己的反照。

——這並沒甚麼要緊！他們中的一個終於喃喃地說。

——沒甚麼，另一個說。

然而，她還有一個隱藏的羞暈從她的嘴唇裏出來了：

——你呢，你從來沒有過情婦嗎？

立刻，輕易地，他打開了他的空潤的老年人的心：

——有過，他說，我有過一個 當愛他嘍！

她放下了千斤担樣的神氣搖着她  
的頭。

——你也一樣！啊！我還不相信  
哩。

他們繼續談論他們自己，搜索  
以前未發現的事情，好像談外國故  
事樣的。

——那麼如立揚和你……你們  
有過幾次幽會麼？在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有多少次？……

——三次，或有四次……我記  
不清了，第一次我還記得一點……  
而她呢？她死了麼？

——當然，從那時以後便死掉  
了！

——她漂亮嗎？

他閉着眼睛，後來又馬上張開  
，好像閉着眼睛沒有點用處似的。

——自然……我不能知道了，  
然而她實在很漂亮……從那時以後  
，我只能看到她的小照，後來甚至  
連這張小照也褪色了，模糊不清  
了。

——是的，我也知道：是像他  
這樣消失的了。

她深說道：

——我多麼愛他嘍！我多麼應

——我們現在再不同想這件事  
了，是不是？

——再不同想了，不過想知道  
她而已……這件事經過多久時間呢  
？

——從一個秋天到一個夏天，  
六個月。你呢？

——沒有一個整月，他差不多  
馬上便死掉了……

——以後呢？……你沒有一下  
便忘掉了……

——沒有，沒有……我記得我  
還想念過……是的……等等！……  
我並且曾經想自殺哩……至少，我  
覺得是這樣……這差不多是我所作  
的一個設想……

——以後呢，甚麼也沒了嗎？

——甚麼也沒了，我們都彼此  
回頭了。

——自然囉。

那位老太婆對於新近不曾發現  
那種秘密覺得很奇怪。

——怎麼我總一點也沒看見，  
一點也不見疑呢？人真是蠢愚！..

——不，不是蠢愚；我呢，我  
竟一點也沒看見……大家都注意了  
，你要曉得。你還記得我對你說我  
要動身到倫敦去的時候嗎？

——你們兩個一道到倫敦去了嗎？

——沒到倫敦去，到聖日曼去了。

——騙子！她說，一面用手指戟指着他，假使那時我知道了，我要哭得多麼傷心呵！

——我呢，我會叫得多麼可憐呵！誰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呢？

——是的，她漂亮地喃喃道，那我們會變成不公正的和存心作壞事的人了。

他們疲乏了，沉默了一刻兒。後來他偶然記起：

——現在不早了嗎？

時鐘還只指着九點鐘。兩口兒懺悔一下便把那晚上的時間變快和變老了。他們起身，站起來，相互凝視着。於是乎他們便覺得彼此對面都不自然了。他低着眼睛忐忑地問道：

——我們真作得對，是不是，彼此說了這件事情？

——是的，是的，她確定地說。這樣好得多。

他們走到臥房裏。脫衣裳的時候，她顫抖地說道：

——那麼這兩件秘密事在我們中間存在了很久了呵……我們都互相欺騙着……那麼我們的生活並不

像我們所想像的那種生活了……這到底是一次大的變動，你要曉得：

……

他們睡下了。在那房子中心那盞小洋燈所放出的微暗的光綫裏，他們在想，想回想過去，想作夢。他們都睡不成覺。真是他們彼此都養成習慣了，相同得到這樣地步，到夜半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來了。同時低聲地互相呼喚，可是他們都像在呼救樣的。他們彼此顯示着他們那兩張比以前更生動更深沉的面孔，眼睛裏含着復活了的眼淚。

——這是一次太大的變動，是不是，她囁嚅道。這一切都死了一半了，一切都消失了……啊！我們不應該把我們所作過的事情談出來，我們不要再重行開始了！

## 夢裏的掙扎 陳企霞

『生活，牠不能讓我生，也不能讓我死。』

真討厭！失眠了。思緒光在這兩句話的左右打轉。

十點鐘就躺在被窩裏了，薄薄的一條被，卸上了灰舊的一件棉袍，已使他能夠有一些溫暖。但是，十一點，十二點，一點，……現在二點鐘也敲過了，他還不能睡着

。閉着眼睛望四周——黑漆一點，真有些煩燥！腦子越是失眠越是清晰，清晰得把過去的，眼前的，都想起來了。他想起的一切，又光是在那兩句話的左右打轉。

『不要想那些問題了吧！』他竭力的在他起伏着的腦海里找尋別的事情，想把這討厭得沒有辦法的問題趕掉。……

兩道電光似的，一雙迷人的眼睛，在他的思潮裏輕輕地掠過他捨不得他就是這樣消失，于是他合了他的兩眼：

『一雙嬌媚的眼睛，流動在一個圓圓的，白白的臉上。下面是一團赤紅而小巧的火，——那是多麼動人的曲線，還帶着妖精似的笑意！

『那一雙眼，似乎是對着他，却並不在望他，有時，眼光偶偶掃了過來，却帶來一股飄薄的神氣。

『狗屁！你不必譏笑我，你的眼睛迷人，但我是不會需要你的！』他心裏這樣氣憤憤地想，幾乎要喊了出來。巨大的空虛，在他整個的心裏，他感到自己之無聊；世界上好看的女人要多少？何必如此！自己真是太……。自己所要積極解決的，還是沒有出路的生活，和精神。於是，思緒又在那兩句話的左右打轉，那一雙眼睛，現在是不

留一些痕跡的消失了。他的腦海又開始起伏着：「生活……精神上……苦悶……有意義的事情？……」。

同時的，外面公道的幾聲狗叫，聲音有些使人恐怖。時鐘打了四下，牆外有人走過，沉重的脚步，一聲聲像踏着他的空虛的心。他重新開了眼睛，周圍仍是黑漆的一團，那一邊是依稀的灰色的四方窗上的玻璃。思潮是一座輕動着的大磨，死寂寂的夜的光陰，便在這大磨的轉動中輕輕地溜過。

現在，時鐘敲過五下已有許多時候，外面時常有二三人談着話經過，很清晰，但聽不出語句來。那邊四塊玻璃的窗子，逐逐地退去灰色而增加白色，依稀地已可看出窗下的一張放滿東西的，雜亂的，桌子來。他不曾注意那些，他的思緒還在那兩句話裏打轉。

天完全亮了，從玻璃窗射進來的非白色光線，已使半個房裏能很清晰的看出東西，外面的人聲也漸漸的多了，使他再不能讓那大磨似的思潮靜靜地自轉。一夜未睡的他，疲乏增加他的煩燥，似乎有什麼東西在他的內心冒出煙來！

他不想睡，心裏十分討厭床，他從被窩裏跳出來，披了夜服，冷

倒不大覺得，人像失却了魂靈。這零亂的小房間，他只會繙繙那對濃眉。終於，他拖着細長的身子，遊魂似的出了大門。

清晨的街上，更顯得一切都是零亂，衰萎。大餅店的學徒拉着風箱，達達地響着生火。時常有二三個鄉下人挑着菜擔走過。這些，他都無心注意他們，只是前面一條長長的直路，似乎有着很大的引誘力。好像能找到甚麼似的，他只是漫然地茫茫地向前跑，向前跑。

越跑越使他的魂靈離開他，他簡直成了一具只能向前走的殭屍！

前面是一道紅色的矮牆，有幾株赤裸裸的樹枝可憐地伸出頭來。

「××公園」四個藍色的大字刺着他的眼，把他整個的知覺喚了醒來，他自己知道已跑了六七里路。這是城內中心的公園。

「也好！進去坐坐。」他心裏這樣想。高高的圍門似乎驕傲地望着他，他不敢正眼的看，低着頭走進去了。

園裏沒有鳥聲，也沒有蟲聲。一株株快落完了葉子的樹兒被罩在低低的灰黯的天空下，景象有些不堪入眼。籬邊却還有幾株菊花在點

點頭歡迎他。當着他面前似乎有一個女人的影子，他不敢看她一眼，怕的又像那一雙眼睛那樣使他氣憤而迷惑。他只想找些冷落的地方去休憩一下。

這是一個走廊，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片綠的葉子。他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噓了一口氣，抬頭望望天，天是一個晦氣色的臉，灰色的雲雖在蠕動着，總不能改變牠的愁。他不耐煩地低下頭去，地上是萎黃得不成樣子的枯草，幾片黃葉兒孤零零地躺在那兒，他看見牠們在發顫。

他不知他的眼睛應該看那裏才好，一切只有零落和淒涼，他只好閉了眼睛。一陣秋風撲着他的面孔，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切。開了眼睛，前面一枝較長的枯草向他點點頭。他的嘆光被牠攝住了，小草似乎親切地向他招招手。

「秋天的公園是屬於我們的！他輕輕地說着，似乎同小草談話。小草又點點頭。

「然而我們是不是永久如此地下去？」「一定不會吧？你有明年春天，我也有我的青春，我的青春雖然在秋天裏消失了一大半，但秋天過了有冬天，冬天一去就是我們的



春天！ 小草一動也不動，似乎在發呆地呆望他。……

他在那裏坐了許久，也不知什麼時候，他迅速地跑出了公園。公園的門簾剛敲過一點。

「唉！一點鐘了？怎麼這樣快？」他記起自己很早的跑了出來，怎麼？一會兒是一點？他並不餓，但那邊有一塊招牌在引誘他：「高粱」

他摸摸袋，還有一元多錢，就望望招牌，跑了過去。

掌櫃還沒有走近他的桌子，他就說道：「高粱半斤！茶乾四塊！豬頭肉一角！」

都是現成的冷菜，沒有多小辰光就拿了過來。他一手抓着酒壺，就向杯裏一倒，酒杯親切地吻着他失了血色的嘴唇。他沒有細細體會酒味那樣的興趣，他只是大口的喝，大口的喝，似乎喝下去便立刻會消滅心中的空虛一樣。……

「未完」

## 前夜 陳亢摩

風呼呼，  
雨蕭蕭，  
夜呵，悄悄。  
天，沉着……

埋着蒼白的臉；  
靜靜地，斜着眼，  
窺視着這多事的人間。

渺茫的原野，  
迷漫的輕霧，  
夜是這般的靜；  
遠遠地却有二三條人影，  
在這暴雨狂風中顛動。

聽啊！  
壯厲的軍號，  
嗚咽地咆哮，  
隆隆的在高山之前；  
似乎——是每次大變動時，  
不可避免地前夜的騷擾！

天沉着……  
風呼呼，雨蕭蕭，  
夜——依舊悄悄。

一，十七。大風中試作

## 我是一隻小羊 萍生

我是一隻小羊——  
踽踽在天涯的一方；  
後塵渾渾，  
前途茫茫。

我是一隻小羊——  
彷徨在十里洋場；  
飢寒交迫，  
叫破了我的喉嚨。

我是一只小羊——

迷途在山頂之上；

前是懸崖，

後有虎狼。

啊，我這隻小羊！

何處是我適從的方向？

我望着這渺茫的世界呀，

我只有無涯的悵惘！

廿一年秋於上海。

### 瘋了的人 李梨

我們看見一個瘋了的人，他揮舞着他的瘦長的手，他揮動着他的細小的腳，嘴裏總是在背誦着什麼文章的樣子，但是太低微了，聽不出語句來；我們每個人都是看着他，而他好似沒有看到我們，他一步步地走去，好似散步在沒有人的地方。

後來，他站住了脚步，在一個空曠的廣漠的荒場上，他一站住，馬上圍着了許多人，尤其是婦人和小孩；有幾隻野狗，在不住地向他狂吠着，叫號着，野狗們側倒着頭兒，看，伸長着頸子，吠叫；這個瘋了的人略微靜了一下，輕輕地點着他的頭，看着野狗們，他好似注意到了野狗們的吠叫了。

他睜大着眼睛，看將過去，注視着野狗們，野狗們驚惶着，好似

要站起來逃走的样子，但是沒有了一隻，也沒有走掉了的，祇是現出一點兒驚恐的樣子，仍是斷斷續續地，一聲聲地叫號着，

這個瘋了的人，突然地很迅速地解開了他的破碎的衣裳，露出了紫褐色的胸膛；他指着略略地起伏着的，心在跳動着的胸膛，同時，看着那些野狗們說，「你們向我吠叫，總是要我一點兒什麼東西，好的，我懂得你們的意思，來，站起來，我此刻把我那鮮紅的心兒，給你們吃。」

他是有着長長的指甲，他說完了後，就用指甲插入胸膛，抓出了，還在抖動的，滴瀝着鮮紅的血的心兒，向野狗們拋過去，野狗們是馬上停住了吠叫，爭逐着那個鮮紅的心兒；有的，是勝利了，蹲在一個遠的角上，去吃，那些失敗了的，却是在很有味道似地舐食着地上的鮮紅的血滴，

那個瘋了的人，站住在那兒，好似很快樂的樣子；這些野狗們，一刻兒後，又在休閒着了，蹲着，靜默默地，眼巴巴地望着，好似等待什麼吃的東西的樣子，吠叫的聲音，是早停住了，有的，好似在不安心地梭巡着，嗅着鼻子，盼望着

，有什麼好的東西，可以會發現；野狗們的眼睛，灼灼的火光似地看着這個瘋了的人！

這個瘋了的人，眼睜睜地看著這些野狗們的行動，停了一刻兒後，他輕輕地冷冷地「說，這個，我是用不着，也不要了，也給你們吃掉了吧！」

他說着，把他的笨大的生殖器官，撕了下來，向野狗們拋了過去；野狗們爭食着，用着大的力，也用着啾啾的威嚇的聲音，終於不到一刻兒，又吃完了，

野狗們沒有一隻還是站住着的，都是在不停步地走動着，好似在找尋着什麼吃剩下來的東西；有的，掉動着長的紅的舌頭，舐動了泥塊，有的，把腳爪撥動着石子或是磚屑，在找尋着東西。

這個瘋了的人，看了這個情景，他不住地地點動着他的頭兒，好似悟到了什麼的樣子；他動亂着他的手，解脫着衣裳，上身是赤條條的了，他又退落着他的褲子，終於，他是平躺了下來；他沒有講什麼話，可是他的意思，是非常顯然的，叫野狗們，來吃掉了他的身，

野狗們，放開着腳步，走向前來了，嘴巴不住地開合着，紅的舌

頭，在有力地搏動着，口涎是不住地兼水似地垂流着，

這個時候，圍圍的人們，是驚叫起來了：

——打狗，打狗！

——殺千刀，殺千刀！

於是，石子，磚屑，和泥塊，是投上了野狗們的身，野狗們開始驚惶着，有的，是着了石子，而驚叫了起來，終於是，野狗們四散地走開去了。

這個瘋了的人，早已斷了氣，死掉了，而變成了一具殘缺不全的屍首了，

### 姊 姊 羅馬良

陽光輕淡地照在靜靜地庭前，初冬的殘菊，似乎輕輕地在陽光擁抱中哭泣。

我覺得有些寂寞，看見了可憐的殘菊，不禁想起一首詩來：

「露凝霜重漸傾軟，宴罷纔過小雪時，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金葉翠離披。……」

我正在有味的吟着，忽然驚動了姊姊。

她輕輕地走了出來，站在我後面，雙手掩沒了我的兩眼。

「姊姊！是姊姊！」我知道是姊姊

，因為她的手腕有清幽的馥香。

「你在唸什麼詩？弟弟！」她坐下來，拉着我的手腕問我。

「我不知道自己念的什麼詩。」我頑皮的說。

姊姊微笑：

「瞎說！乖！告訴我：你唸的什麼詩？」

「我告訴你是可以的。但，你賞給我什麼代價？」

「二角錢！」

「不要！」

「咖啡糖！」

「好的！」

「那末快告訴我！」

「那詩是從紅樓夢上看來的。」

「呀！不好了！小小的人，竟在看紅樓『夢了！我要去告訴……』」

「你去告訴，我也要告訴！」

「你告訴什麼呢？」姊姊說着，

摸着我的頭髮。

「姊姊床上的枕頭下面，放着一張穿西裝的青年照片！嘻！……」

「瞎說！」姊姊忽然輕盈地走進房裏去，大約是找那張照片。

我想跟進去，她拒絕了。只得默默地在庭前，無意識地搔着頭

髮。忽然綠衣人來，送到一封紫羅蘭色的信。信封上寫着姊姊的名字。無疑地，這是一封情書！我輕輕地拆開來；

「我底深心的愛慕者……好久不聽到你鶯囀般的歌聲，我是……」

忽然姊姊走來，我慌忙地把信放回袋裏。

「什麼？」

「你的……嘻！」

「信，是不是？給我！一包咖啡糖！」

「咖啡糖不要了！你給我唱一個鶯囀般的歌聲，否則可頭斷，血可流，信不可失；堅持到底！和你長期抵抗！」我跳着說。

「都是些亂說；唱就唱！信先給我！」她伸手向我討。

「我使勁在她手心上打了一下；」

「還了你，恐怕不唱了！」

「不會！」

「好；就還你！現在唱……唱春朝曲！」我還給她信。

她笑着，輕輕地唱了。

恰巧隔壁的小孩子走過來，我的姊姊，似手有些羞澀，輕盈的逃入了後房。

我又寂寞了……

一月廿三日午後。

### 編後 編輯室

我們非常的欣幸，在創刊號裏面，竟能收到這樣多的稿件。真是感激社友們愛護本刊的熱誠，與編者以不少的興奮。

但篇幅是這般的狹小，（每期祇有一萬六千字）使我們不得不忍痛地割捨一些美妙的大作。加以付印匆忙，又恰在這討厭的廢歷年底；以致編輯，印刷，校對等；處處都不能達我們自己的心願。因此從第三四期起，我們準備另闢一自我批評欄。專們批評本刊所載的各項作品。希望社友以及親愛的讀者們毫不客氣的予以嚴厲的批判，本刊當儘量的在本刊上先行發表。

這是廣大的無名作家的園地。親愛的社友和無名的朋友們啊！請你們大家盡一份兒力量來培植牠吧！最後，印刷所又因過年誤了我們五天的期。以後，每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出版決不脫期。

### 社友信箱 編輯室

亢石，野萍，尚義，石生，自強，瘦梅，烟龍，諸社友均鑒：尊稿收到，極感熱情！創刊號付印匆忙，未及將大作編入發表，至深歉仄！除專為創刊而作的稿件祇得忍痛割愛以外，其餘當陸續在本刊披露。特申謝意並盼源源惠稿為荷！

### 本社章程

定名：無名文藝社。

宗旨：專代無名作家發表作品，聯絡感情，交換文學智識，提高文學興趣。

組織：本社純係無名作者所組織，並無任何黨派與背景。

社友：本社歡迎無名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者加入為本社社友，概不徵收社費，但須繳納履歷書一紙

經費：由發起人完全擔任之。

社友如有自願捐助者亦表歡迎

社務：一。出版無名文藝旬刊專載社友以及社外無名作家的文藝作品。

二。出版文藝叢書。

三。設立文藝圖書館。

章程另訂。

四。在可能範圍內得設立分社於外埠。章程另訂

五。舉行文藝競賽，贈予優勝者以相當的獎品。

六。其他。

集會：一。每年召集全體社友大會一次。

二。審計需要，得召集社友茶話會，聚餐會，聯歡會，研究會及遠足會等。

社友的義務與權利。

一、定期預定本社刊物  
 二、介紹書目。  
 三、贈送試閱。  
 四、介紹社友。

權利：一、有投稿本社刊物的優先權。如所投稿件，未能發表時，編者當在三日內退還社友，並指明不能發表的原因。  
 二、預定本社刊物，可享八折優待。  
 三、贈送或優予折扣購

買本社出版的各種叢書。  
 四、社友如有長篇譯著本社可代為出版。  
 五、社友有建議改進本社社務之權。  
 六、其他。  
 社址：上海南京路中華路蓬萊里五號。  
 附則：本章程有未盡完善之處，得隨時修改之。

### 徵稿簡章

- (1) 本刊公開歡迎外來無名作家以及本社社友投稿。但祇限文藝批評，論文，翻譯，創作小說，戲劇，詩歌，小品文等項。（長篇另刊單行本）。
- (2) 譯稿請附原文。
- (3) 來稿請書明詳細姓名住址通訊處。如係社友，請書明第幾號社友。
- (4) 來稿如不登載，概於十日內發還。（社友三日）但須附足郵票。
- (5) 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6) 來稿一經發表，酌贈本刊或現金。但社友之稿恕不致謝。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7) 來稿請寄上海南市小西門中華路蓬萊里五號無名文藝社編輯部收。
- (8) 重要稿件，請掛號寄交以免遺失。

### 無名文藝旬刊創刊號 一九三三，二，五。出版

編輯者：無名文藝社旬刊編輯部  
 發行者：無名文藝社（上海中華路蓬萊里五號）  
 印刷者：新新印刷公司  
 代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店。  
 另售：每册大洋四分。  
 預定：全三十六册本埠大洋一元，外埠大洋一元二角。半年十八册本埠大洋六角，外埠大洋七角。郵費在內。  
 社友：預定優待八折。（郵票通用紙限一分半二分種）

### 招登廣告接洽處：上海南市中華路蓬萊里五號本社廣告部。

滄浪書社 專門整理自來水筆  
 勞神文路貝勒路口東首